

# 在浦江之首想到的(上)

陈福康

松江的“浦江之首”是个自然和人文都非常美妙的地方。可惜迄今沪上很多人还不知道。那是黄浦江干流的源头,江的零公里处,现在建了个公园。一进园门,就可看到好几个石像,有王安石、海瑞、林则徐等著名历史人物,也有几位我不熟悉的古人。他们是历史上治理浦江有功的先贤,值得后人缅怀和敬仰。治水名臣王安石来过松江,但他好像没治过浦江。而我发现没有明末“江南最高长官”(陈寅恪《柳如是别传》中语)张国维。我强烈认为,松江更应为他立像。因为在《明史》中就记载了他曾“修松江捍海堤”,而且他还是我国历史上最大的治水专著的著者。有关部门大概不知其人,这也未足多怪。我曾看到,就连专业出版社出的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集体撰写的《中国水利史稿》(水利电力出版社1989年版),也未提及当时“总理河道”的张国维!在该书所附《常用水利文献一览表》中,竟然也没有他撰著的篇幅巨大且已收入《四库全书》的《吴中水利全书》!那就像一部《中国农业史稿》,如果不提《农政全书》,是说不过去的吧?

鲁迅说过:“我们从古以来,就有埋头苦干的人,有拼命硬干的人,有为民请命的人,有舍身求法的人,……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“正史”,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,这就是中国的脊梁。”张国维(1595—1646),就是鲁迅说的这样的人。他埋头苦干,为民请命,最后舍身殉国。不仅“正史”为他立传,清代著名方志《浙江通志》《苏州府志》《金华府志》等也都有传。著名学者黄宗羲、张岱、查继佐、高宇泰、计六奇、屈大均、温睿临、陈鼎、陈济生、陈田、黄嗣艾、李聿求、邵廷采、钱肃润等,也都在著作中为他写了传。他做过

数次去扬州,总感到不尽兴,总感到缺了点什么。烟花三月,瘦西湖繁花似锦,有人穿着汉服,穿行于这春景之中。面对着烟花美景,我苦思冥想,缺什么呢?直到天上飘起了细雨,我才猛然悟道:扬州缺的是烟雨江南的气色。

那雨极细,看不出雨丝,但青石板上却是湿了一层又一层。你说那雨太小吧,可漏窗外,骑电动车的人都穿着雨衣一闪而过;你说细雨也是雨吧,有人却若无其事地不穿雨衣不撑伞悠然自得地在园内漫步。

那雨悄无声息地飘落在树叶上,叶片“油光满面”了;那雨飘在花叶上,一会儿,叶尖挂着一颗颗“露珠”;那雨飘在黛色的屋顶上,房屋马上有了滋润感。

个园、何园内有中国叠石最珍贵的作品。个园构成春夏秋冬的笋石、湖石、黄石、宣石,被雨水浸润后,马上有了“油性实足”的厚重感;何园是晚清的名作,1500米的复道回廊衔山环水、登堂入室,在中国绝无仅有,加上四周的太湖叠石,使深

不少好事,最值得说的有三方面。

一、疏通水利,泽被东南。

他是浙江东阳人,1622年进士,后授番禺(今广州)知县。甫一到任便遇上大饥荒。他紧急煞住飞涨粮价,收回被土豪霸占的沙涨田退给贫民耕种,短短几年把一个向称难治的“剧邑”管理得井井有条,百姓称他为“神明父母”。1628年被调入京。几年后,擢升右都御史,巡抚江南十府(松江是其一),常驻苏州。

吴中本是鱼米之乡,可在他赴任途中,却只见到处水灾,“履其原,极目汪洋”。农民告诉他:“遇丰稔,亩入担石,半输公府;歉则仰屋坐稿。自万历戊申后,十常八灾。蚩蚩之氓,膏血已殫。”到达官署后,又只见“閭阎凋残,腊歌绝响。追遭之案山积。有司停俸,醵级补过不遑。即数百万漕糈,亦从两部鞭笞得之”。于是,“国维心痛焉”。他知道“惟吴泽国,民以田为命,田以水为命,水不利则为害,咽喉阨,肠胃涸,尾闾室”(以上引文均见《吴中水利全书序》)。于是便大抓水利建设。《明史》记载,数年内他“筑太湖、繁昌二城,建苏州九里石塘及平望内外塘、长兴至和等塘,修松江捍海堤,浚镇江及江阴漕渠,并有成绩”。范围之广,工程之大,可谓明代仅有。他冒寒暑,废寝食,早出晚归,深入田头河尾。年仅不惑而须发竟无一茎黑者。在时人笔记中有不少赞扬他的记载。而他在给皇上奏文中也说“臣尝单舸巡汎,探溯河渠,各绘水图,括以说略”,“臣搜泉兴浚,单骑驰驱,手口拮据,靡事不为”。这一“单舸”、一“单骑”,在封建时代的巡抚中是极其罕见的!百姓感激,在虎丘大堤自发为他建生祠。至今苏州名胜沧浪亭内还有他的石刻像,上镌:“抚绥十郡,大度渊涵。疏通水利,泽被东南。”

## 烟雨三月话扬州

日月光

色的背景更为庄重。有雨水的滋润,让个园、何园这两处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更具江南特色。

扬州有长江、大运河环绕左右,瘦西湖静卧城中。我曾疑惑,只有26年历史的隋朝,工具简陋,怎么能开挖得了长长的大运河,其实,隋朝之前,我国已有南北三条互不相同的运河雏形,最出名的就是从扬州起贯通里下河到山东淮河的邗沟。大运河的伟大就是把三条河联通了起来。由此,把中国运河博物馆造在扬州是扬州当之无愧的重任和荣光。

扬州是中国的历史名城。从隋炀帝到康熙、乾隆,都喜欢游扬州。无数文人墨客也喜欢“二十四桥明月夜”的美景并在扬州留下了许多不朽名句。唐代徐凝

《明史》还载:“国维为人宽厚,……属郡灾伤,辄为请命。……山东饥,振活穷民无算。”而救赈齐鲁灾民,完全是江南巡抚的“分外事”。1640年山东大饥,而吴中米价便宜,张国维便以江南河工银杂米运到济宁,每石加水运费若干,除杂米完河工外,尚多若干钱,遂设粥厂十余处,救活灾民以百万计。而他在吴地除治水外,还做了不少好事流传民间。如他偶尔听到同乡东阳士兵嘲笑吴人不善植棉,便立即把兵营中种过棉花的东阳籍士兵抽调出来,要他们指导吴地农民。不几年三吴棉花便获丰收,吴人尊他为“棉花神”。

二、出版好书,稀有至宝。

上已提到,他在江南治水的同时撰著《吴中水利全书》。此书约70万字,他自费刻印。多年后清四库馆臣也作了很高的评价:“所记虽止明代事(按,其实还广泛涉及明前有关吴中水利事),然指陈详切,颇为有用之言。……国维之于水利,实能有所擘画。是书所证,皆其阅历之言,与儒生纸上空谈,固迥不俟矣。”

这时,他又支持和指示松江友人陈子龙修订刊刻徐光启《农政全书》。陈氏《安雅堂集》中保存了他戊寅年(1638)写给张的一封信,提到:“前承专使赐以《水利全书》,经纬条悉,区画精审。水学复兴,民免昏垫,皆明赐也。徐相国《农书》,缮录呈览。治水明农,同源共贯。欲求强兵,必先治赋。如其书足传,爰命下客袁润梓行之,何如?”陈子龙认为《农政全书》与《吴中水利全书》“同源共贯”。张国维一读徐氏原稿便欣喜不已,即指令松江知府方岳贡设法出版,还要求陈子龙修订加工。这些,陈氏在该书出版凡例和自撰年谱中均有记载。修订后的《农政全书》与《吴中水利全书》篇幅相近,为我国古代最伟大的农业大百科全书。它不仅是徐光启一生心血所注,同时也注入了张国维和陈子龙的心血。书首载张国维序,书前标明他是该书“鉴定”,书中《水利》部分注明参用《吴中水利全书》作了修订。(待续)

# 池塘似故人

刘 峰

故乡多池塘。即便出门多年,我也依然能叫出它们的名字。

在我的印象中,最大的一口池塘在村前,乡亲们干脆叫它“大塘”,它是周围几十口池塘的“老祖宗”,地位堪比《红楼梦》里的贾母。一年四季,它倒映着流云与飞鸟的影子,天光云影共徘徊,折射着日月星辰的光芒,将芦苇菰萍等水生植物滋养,起着蓄水、排涝、抗旱、灌溉等功能,是五谷丰登坚实的守护神,与一村人的生活息息相关。

最小的池塘,坐落在村子东南隅,人们亲昵地唤之“么塘”。么者,排行最末。虽然小,但大家对待它却像对待么妹一样,有些宠。它比一口潭大不了多少,却常年不涸不溢,绿水盈盈,清澈可鉴。听老人们讲,这是一口古池,附近曾有一座离亭,结果遭兵燹毁弃,遗下的风景,只有几株垂柳,令人产生沧桑之叹。

最美的一口池塘,唤作“回雁塘”。“秋风起兮白云飞,草木黄落兮雁南归”,每一年晚秋,一行行大雁冉冉而下,鸭雁同塘,亲亲热热,击翅而鸣,拍水而啄,难分彼此,有一种“凫雁满回塘”的诗意。待到月上柳梢头,热闹好一阵子的池塘渐渐安寂下来。到了夜半,白露垂草,流萤梳织,偶来小风,芦苇飒飒,小雁梦呓,唤起了人们的无限柔情。

最励志的一口池塘,就在村后,人们唤作“三更塘”。据传,很久以前,池边有一座茅屋,住着一位书生,常常苦读至三更,最终考取了功名。村里人爱这里的人杰地灵,为了鞭策后来人上进,于是在水边造了一座读书亭。往往天不亮,就从池边传来了琅琅的读书声。

还有一些池塘,仿佛星辰一样散落在村庄周围,七星塘,印月塘,栖霞塘,藕花塘,清风塘,云影塘,浣衣塘,稻香塘,飞絮塘,四美塘,三金塘,忆苦塘,亲水塘……不管怎样,到了三伏天,它们就成了大人小孩的天堂。

炎夏晌午,池塘静悄悄的,劳累了一

上午的大人们午休了。高树上蝉儿的嘶鸣,衬托出村庄的静谧。太阳照耀池塘,反射着刺眼的亮光,而池边高大的桑树,投下了浓绿的影。此时的池塘,俨然一幅水墨画。不甘寂寞的我们,兴奋地浸泡在水里,捉鱼、摸虾、捉迷藏、打水仗,潜游到对岸偷李摸瓜,有些胆大的孩子将手伸进石缝水洞里,偶尔掏出一只老鳖或一条水蛇,引起一片尖叫。

黄昏,当一天农忙下来,最惬意之事,莫过于来一场痛痛快快、无拘无束、放浪形骸的野浴。一池晚霞,踩在脚下,身子轻了,心儿空了。在池水的抚慰下,一天下来的疲惫,不知不觉云散烟消。直到月亮出来亮汪汪,爹娘的呼唤从村口传来,大家才依依不舍上岸,一个个神清气爽,步履生凉。

而一到夜晚,池塘变得静谧无比,天上一轮明月,池里一轮明月,月儿宛若一块璧玉静沉在水底,又似一只金蟾蛰伏在那里,映射池塘,恰似水晶宫。在水月的映照下,鱼儿皆若空游无所依,“佶然不动,俶尔远逝,往来翕忽,似与游者相乐。”当一缕微风拂来,池柳如丝丝青发不停拂动水中月,为村庄增添了几缕浪漫。

每逢“双抢”时节,夜半醒来,我常常不见父母,而窗外,池塘的出水口,水儿正哗哗淌着,夹着漫天的星光与闪烁的萤火,顺着沟渠,流向父母巡田的方向,汩汩灌溉,滋生希望。

其中一些池塘,见证过我青春的叛逆,收容过我的孤独、苦恼、悲伤——那些日子,我躺在塘埂上,听微风在草尖上吃语,看白云在水底缱绻,独自无边无际地冥思与幻想。关于一个少年的成长,只有池塘才知道。

时光犹如白驹过隙,一晃又是多少年过去了,梦里的故乡池塘依旧碧水盈盈,那些好听的乳名依旧那么地鲜活,当年的伙伴依旧年少如昨。但愿他年衣锦还乡,一口口池塘犹在,春风不改旧时波,仿佛故人在等我。



樱桃熟了

侯福民 摄

## 那年杏花微雨

夏学军

电视剧《甄嬛传》中有一句台词令我印象深刻:“那年杏花微雨……或许一开始便都是错的。”若绕开剧中人的爱恨情仇不说,“杏花微雨”仿佛自带了一层浪漫的滤镜,温情缱绻。从那以后,这四个字便常常萦绕在脑海,一到春天,这“杏花雨”更是扑簌簌淋了下来,淋湿了心,氤氲了周遭气息,写尽了人间浪漫,更在无言中述说着生命的意义。

北宋婉约派词人晏殊在《蝶恋花》中曾深情描绘:“红杏开时,一霎清明雨。”清明时节,正值杏花烂漫之际,那如丝如缕的细雨便纷纷扬扬地洒落,人们称之为杏花雨。在这朦胧的细雨之中,杏花轻轻摇曳,细雨轻轻触碰着每一朵花瓣,轻轻落在游人的伞面上,透出一股超然物外的意境。

那年在拙政园闲庭信步,春雨如丝,庭院中的杏花盛开,洁白透粉,与古朴的建筑相映成趣,仿佛置身于一幅水墨画中。我与闺蜜小微共享此刻的宁静与美好,笑声在雨中回荡,心情如杏花般绽放,尽情感受这雨水间的“幸运之旅”。细雨朦胧,花香醉人,小微的脸庞微湿,一袭白裙更显清丽,她的回眸一笑,仿佛春天的使者,让人心动不已。

这么多年过去了,杏花没少见,但唯江南的独树一帜。雨巷中,繁花似锦,几乎淹没半个屋脊;古老的墙面斑驳而富有

韵味,偶尔探出一枝杏花,俏皮地摇曳着身姿;花瓣轻盈地飘落在静谧的水面上,我乘一叶扁舟,花瓣随舟而行,似乎在诉说着前世未了的情缘。周围的空气凝固成了一张轻如蝉翼、透明如纱的网,将我轻轻包裹,营造出一个温柔的小世界。此刻,我想起了卢梭笔下的《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想》,在这繁华的都市之中,能寻得这样一处宁静的“绿荫”,看着河水潺潺、蝴蝶翩翩,实属不易。

眼前的杏花微雨,也仿佛让我置身于某位画家的画作前,所有的对话都在心底悄然展开,这是一种特殊而充实的孤独。跨越时空的界限,想到了荷兰印象派画家梵高,他的画风如烈火般炽热,画面色彩犹如阳光洒落,璀璨夺目。然而,在他的众多作品中,《盛开的杏花》却有别于其他画作。

这是梵高在生命即将走到尽头时,为他新生出的侄儿留下了这幅温柔静谧的画。在蓝天下盛开的杏花是春天的标志,白色花朵在枝头绽放,是新的生命象征。梵高的弟弟在来信中写道:“正如我们告诉您的那样,我们会以您的名字给他取名,而我希望他能像您一样坚定和勇敢。”这封信如同画布上的笔触,勾勒出了亲情的深沉与厚重。

这是才华横溢却孤寂潦倒的梵高灵魂深处温暖的创作,如同他生命中的火焰

阳光明媚的几天,暖风吹拂着,小区岔道绿地的樱桃树,一夜间,又爆出了点点花芽儿。自老山东因病离开后,社区里的邻居们时不时会来给樱桃树松土施肥。这不,烟杂铺的小老板,又在樱桃树下忙碌开了。

我抚摸着老山东生前种下的樱桃树,目睹十几年来枝粗叶茂、茁壮成长的三棵大树,不由得回想起当年与他结识的往事。

不知从什么时候起,我在小区里总见到一位瘦长的老者,蹲在绿化地的泥土边,在刨土整地,还时不时地从泥土里揀出一块块小石块来。后来他在松过的泥土里种上一棵棵绿色的植物,过了一阵子,植物长大了,有的开出了花儿,让原来单调的环境多了一些色彩。老山东看到花儿开了,哼着小调,掩饰不住心中的喜悦。

有一年春天,小区岔道上一阵热闹,原来老山东在绿地一隅,正种植三棵樱桃

与温情交织,也是因为这幅画,让我更加倾心于这位画家。他一生都在追寻友情与爱情的慰藉,唯有弟弟提奥给予了他亲情的温暖。

杏花寓意娇羞的少女、美好的爱情和纯洁的心灵,然而此刻我却感到,它应该还有爱而不得的忧伤,宛如甄嬛与果郡王的错过、梵高至死不被这世界所赏识的遗憾。杏花娇嫩若无骨,微雨洒落中,更显其婉约之美。杏花微雨醉,花朝故人归,这应该就是所谓的流年吧,不论花开还是花落,所遇皆风景,所感皆情愫。

## 樱桃花开结果时

任炽越

树。邻居们有的帮他扶直树干,有的帮他松土浇水,老山东像过节一样开心。有人问他这三棵樱桃树苗买来花了多少钱?老山东笑而不答。

樱桃树种下后,老山东为树儿松土、施肥、剪枝,忙得不亦乐乎。三棵樱桃树在他的精心侍弄下,一天天长大。

我不知他叫什么名字,就跟着邻居们叫他老山东,他都乐呵呵地答应了。

当年老山东从故乡入伍后,转战石油、航天等多个领域,后在东北某部队退休。在部队时,老战友给他介绍了一位上海姑娘,退休就回了上海。他在部队是负责后勤工作的,工作之余就喜欢上了栽树养花,把营地美化得像个花园,被称为部队的绿化“专家”。

邻居讲,老山东有一年患了大病,动过一次手术,出院没多长时间,70多岁的他,依然把自行车骑得飞快,仍旧天天在绿地旁忙碌,有时蹬着梯子上树,比年轻人还灵活。

樱桃树开花结果季节,是老山东最兴奋的时候,他时不时地会来树下兜几圈。樱桃成熟,引来孩子们采摘时,他常常站在树旁,叮嘱孩子们挑成熟的摘,有时孩子们够不上,他还会帮他们采。

老山东花自家的钱,为大家送来美丽,他图啥好处呢?老山东听到,不言语,

只是笑笑。

有一次,我在樱桃树下与老山东相遇。我对他说,我写写他自费为小区种树的事吧?老山东说,这有什么可写的!我喜欢种树弄花是在部队养成的习惯,回上海后没有当年部队这么大的院子了,我就把小区的绿地当院子。我一直喜欢樱桃,花好看、果好吃,看着心里舒坦,没他们说得这么高尚,当然也不会以树去图什么事。

有一阵子,老山东在小区绿地旁出现的身影没以前多了。邻居说他妻子患了老年失智症,老山东要在家服侍呢。那天傍晚,我见小区的林荫道上,老山东搀着一位面清目秀的老妇人在散步。我走上前询问他妻子的病况,并向他介绍我父亲治疗失智症用的药。老山东与我说话时,眼光不时地关切着身旁人,眸子里闪动着温和的亮光。军人硬汉的他,也有柔情之处啊!

后来老山东的妻子住进了老年护理院,没想到老山东却因病,突然走在了妻子的前面。想必已认不出自己丈夫的她,也不会有失夫之痛了。

现在小区的林荫道上,因没有了老山东的身影,似乎有些空荡荡。这天暮色中,我望着三棵樱桃树,想到春天已经来临,不久樱桃树就会开花结果,到那时,更多的人会想起老山东。